牙种植术中的应用[J]. 中国口腔颌面外科杂志, 2004, 2(2): 70taneously with endosseous implant[J]. Clin Implant Dent Relat Res,

[5] Schward - Arad D, Levin L. Intraoral autogenous block onlay bone

grafting for extensive reconstruction of atrophic maxillary alveolar ridges[J]. J Periodontol, 2005, 76 4): 636-641. [6] Salata LZ, Rasmusson L, Kahnberg KE. Effects of a mechanical barrier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rtical onlay bone grafts placed simul-

林江波

[7] Donos N, Kostopoulos L, Karring T. Augmentation of the rat jaw with autogeneic cortico-cancellous bone grafts and guided tissue regeneration[J]. Clin Oral Implants Res, 2002, 13 2): 192-202. (2008-02-22 收稿 2008-04-03 修回) (本文编辑 孙东建)

2002, 4 2):60-68.

二例单肺移植的围术期处理体会 *

林培裘

陈舒晨

康明强

关键词 移植,同种 手术期间 肺移植 病例报告[文献类型]

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脏疾病唯一有效的方法,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, 我国的肺移植还处于艰难起步阶段[1]。 我院于

2005年6月和12月先后为2例终末期肺病患者施行了同 种异体单肺移植术,结果报告如下。

1 病例报告 例 1 男, 47 岁。身高 157 cm, 体质量 42 kg, 反复咳嗽、 咳痰、气促20余年,于2005年4月7日收住入院。术前检 查:(1) 肺功能测定。肺活量 VO 为 0.94 L, 占预计值 25.8%; 第 1 秒用力呼气量 FEV₁) 为 0.42 L, 占预计值 14.4%; 最大通

气量 MVV) 为 14.7 L/min, 占预计值 13.1%。(2) 血气分析。动 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[p(CO)]56.0 mm Hg(1 mm Hg=0.133 kPa),动脉血氧分压[p(O)]36.7 mm Hg,动脉血氧饱和度 (SaO) 0.663。(3) 超声心动图。三尖瓣反流 度伴中度肺动脉 高压 肺动脉压 48 mm Hg), 右房室及肺动脉内径增大。(4)

侧基、前基底段血流灌注减低。 血型测定 〇型, 巨细胞病毒 (CMV)lgC(+),lgM(-)。临床诊断慢性呼吸衰竭、终末期肺气 肿、双下肺支气管扩张症、肺心病。术前经积极抗感染、加强 营养及系统的呼吸训练,于 2005年6月23日成功施行了同

同位素肺血流灌注显像。左肺基底段,右肺后段、侧段、后基、

种异体右肺移植术。供者为男性, 42 岁, 身高 165 cm, 体质量 60 kg。供、受者血型相同,病毒学检测阴性,淋巴细胞毒试验 阴性, 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) 配型 2 个位点相同。手术方法: 供肺采用 4 低钾右旋糖酐 LPD) 液经肺动脉顺灌+肺静脉 逆灌相结合的肺灌注方法,移植吻合前进行第2次肺灌注。 受体右胸前外侧第5肋间进胸,常规切除右肺,按照支气管-

肺动脉- 心房袖的顺序行右供肺植入。移植肺通气后色泽红

静脉滴注,二性霉素雾化吸入联合抗感染;复方新诺明口服

预防卡氏肺囊虫感染。免疫抑制方案: 术前 12 h 静脉推注 赛呢哌 50 mg,术中恢复肺动脉血流前静脉推注甲基泼尼

林若柏

松龙 500 mg。 术后环孢素 A(5 mg·kg¹·d⁻¹)、霉酚酸酯 骁悉, 2 mg·kg¹·d⁻¹)、泼尼松 (0.5 mg·kg¹·d⁻¹) 三联抗免疫排斥,并 监测环孢素 A 血药浓度。术后 43 h 撤离呼吸机。第 4 天痰细 菌培养:铜绿假单胞菌,予舒普深加强抗感染。第7天患者出

现疲乏、胸闷,食欲减退,低热 38.3),综合血气分析、胸部 X 线及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考虑发生急性排斥反应, 予甲基泼 尼松龙 500 mg 冲击 2 d 后明显缓解。第 14 天胸部 CT 提示: 右胸腔包裹性积液,再次经胸腔镜辅助下右胸凝血块清除+ 纤维板剥除, 术后移植肺完全复张。术后复查肺功能: 用力肺 活量 FVO 1.41 L(占预计值 40.5%), FEV1 1.24 L(占预计值

42.6%), MVV 50.7 L/min(占预计值45.7%)。血气分析: 动脉 p(CO) 37.6 mm Hg, 动脉 p(O) 103.8 mm Hg。6 min 行走

525 m。第 73 天顺利出院。因左侧自体肺伴有支气管扩张症, 术后仍反复感染,痰量偏多。但患者积极配合随访,目前已健 康存活2年半。 例 2 男, 32 岁, 身高 164 cm, 体质量 42 kg。 反复咳嗽、 胸闷、气喘 20 年, 于 2005 年 4 月 28 日收住入院, 术前检查: (1) 肺功能测定。VC 0.80 L 占预计值 18.4%, FEV₁ 0.48 L, 占

预计值 13.4%; MVV 16.8 L/min, 占预计值 12.9%。(2) 血气分

* 福建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重点项目 项目编号: 2006Y0015)

拉伊尼科士学协和收住医学院购从科 拉

析。动脉 p(CO) 38.7 mm Hg, 动脉 p(O) 44.7 mm Hg, SaO2: 0.82(3)超声心动图。三尖瓣反流 度伴重度肺动脉高压 肺 动脉压 75 mm Ha), 右心房室及肺动脉内径增大。(4) 同位素 肺血流灌注显像。左肺上叶舌段、尖后段及下叶,右肺背段、 后段、基底段血流灌注减低。血型测定 O型, CMVIg(G+), IgM (-)。临床诊断慢性呼吸衰竭、慢性阻塞性肺气肿、左肺支气 管扩张症。术前经系统呼吸康复训练,运动耐量增加,6 min 步行约 400 m。于 2005 年 12 月 22 日成功施行了同种异体左

润, 顺应性良好, 但体积明显大于受体右胸腔, 自切口膨出以 致无法关胸,遂切除了右肺中叶使之与受体胸腔匹配。吻合 时间约 55 min, 供肺热缺血时间 8 min, 冷缺血时间 200 min。

术后行保护性机械通气,通气模式采用压力支持 PSV) +呼 吸末正田 PEEP)。移植术后最初几天严格限制液体量,输液 天津医药 2008 年 6 月第 36 卷第 6 期

肺植入。吻合时间约80 min, 供肺热缺血时间8 min, 冷缺血 时间 300 min。再行右肺减容术。术后机械通气模式同例 1, 为了防止自体肺过度膨胀及减容侧肺断面漏气, 笔者控制 PEEP在 3~5 cm H₂Q 1 cm H₂Q=0.098 kPa)。 术后液体管理、 抗感染和免疫抑制方案亦同例 1。术后 48 h 撤离呼吸机。第 3天因左侧胸腔活动性出血行左侧开胸止血术。第5天又因

右侧胸腔引流量多再次行右侧开胸止血术。第6天患者诉腹

涨、食欲减退、乏力、考虑并发急性排斥反应、予甲基泼尼松

龙 500 mg 连续冲击 3 d。 术后 10 d 拔除气管导管, 发现患者

声音嘶哑,咳痰困难。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提示左侧喉返神经

损伤。术后第14天患者述痰多,痰细菌培养:铜绿假单胞菌

(4+),予停用环孢素 A 并改用美罗培南抗感染。第 19 天因移

植肺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加重行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,根

据痰细菌培养结果改用头孢拉啶抗感染治疗,感染逐步得到

控制。第20天患者突发烦躁、多语,考虑并发术后器官精神

综合征, 予氯丙嗪、拜复乐抗精神失常处理。第30天胸部CT

检查提示移植肺多发团块影,考虑霉菌感染,应用伏立康唑

(威凡)治疗1周后复查胸部CT示病灶完全吸收。术后75d

出院,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,6 min 可步行 530 m,期间妻子

受孕 后育 1 子)。但患者依从性较差,未能及时复诊,术后 9

肺移植围手术期管理和治疗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关

键四。2例患者术后早期均出现一系列并发症,肺移植小组付

个月余并发严重的移植肺感染而死亡。

2 讨论

肺移植术+同期右肺减容积术。供者为男性,42岁,体质量60

kg, 身高 165 cm。供、受者血型相同, 病毒学检测阴性, 淋巴细

胞毒试验阴性。手术方法: 获取供肺时发现右侧胸膜腔广泛

粘连,分离过程中右肺破损严重,当即决定牺牲右肺而保全

左侧供肺。受体经双侧前外侧第4肋间+横断胸骨进胸,左胸

膜腔广泛致密粘连伴纵隔左移,右肺经前纵隔疝入左胸腔,

致左侧"小胸腔";右肺表面多发囊泡,以中下叶为主。先行左

出了艰辛的劳动终获成功。 2.1 肺移植术式的选择 单肺移植的技术要求比双肺移植 难度低,在开展肺移植的起步阶段,笔者选择为例1实施右 肺移植术。因遗留了左下肺支气管扩张病灶,故术后反复的 自体肺感染给围术期治疗和生活质量带来负面影响。例2右 肺气肿明显, 因此在左肺移植同期施行了右肺减容积术,有 效地预防了术后自体肺的过度膨胀,是对单肺移植术式的重

要改进。与单肺移植相比,双肺移植围术期管理方便,远期生 存率高。随着技术的进步, 应尽可能的行双肺移植, 特别是对 伴有双肺慢性感染的患者。 2.2 早期移植肺失功能 早期移植肺失功能是肺移植早期 失败的主要原因,表现为再灌注几小时内非心源性肺水肿或 进行性肺损伤^[3]。笔者应用 LPD 液为保存液、供肺顺行+逆行 灌注相结合、控制性肺动脉再灌注、术后保护性机械通气及 2.5 术后器官精神综合征 例 2 术后出现心理状态异常, 与术前心里准备、手术创伤、术后繁杂干预性检查和治疗、环 胞素 A、大剂量甲基泼尼松龙等药物有密切关系。 肺移植受 体激惹和谵妄的出现使对他们的医疗方案复杂化,应酌情使 用药物治疗[7]。另外,肺移植术后的长期生存与受体良好的心 理状况、对药物治疗和随访的依从性亦密切相关。

液体负平衡等一系列措施,使供肺保护良好。2例患者术后

氧合指数[动脉 p O) /吸入氧浓度]均>300,胸部 X 线提示移

2.3 急性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治 即使规范地应用了三联免

疫抑制方案, 几乎所有的肺移植患者术后第1年也至少要经

历 1 次急性排斥^[4]。肺移植的急性排斥反应在临床上缺乏特

异性表现、确诊急性排斥反应需经支气管行肺组织活检

(TBB) [5]。但TBB是一种有创性检查,而且需要有熟悉肺移植

的病理学专家,目前国内开展仍受到一定的限制。笔者的体

会是只要常规检查缺乏感染的证据并且临床表现怀疑有急

性排斥反应,就可以作为甲基强的松龙冲击的依据。绝大多

数的急性排斥反应在首剂激素冲击后 8~12 h 症状明显改

2.4 感染的控制 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固然重要,但不能过

分强调排斥反应而大量使用抗排斥药物,使得机体的免疫力

遭到严重的破坏。感染是肺移植术后死亡最重要的原因®。例

2 术后第 9 个月复杂的抗感染和抗排斥使治疗陷入两难困

境,在抗感染期间曾一度停用环胞素 A 近 3 周,虽未发生第

(致谢: 例 1 围术期治疗得到无锡胸科医院肺移植小组的大力

2次排斥反应,但最终因严重的肺部感染导致移植失败。

植肺肺泡和间质无明显渗出性改变。

善,据此也可与感染等相鉴别。

参考文献 [1] 陈静瑜. 我国肺移植发展和初步经验 [J].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, 2006, 27 2):67. [2] Alexander G, Duarte, Scott L. Periperative care of the lung transplant

patient[J]. Chest Surg Clin N Am, 2002, 12, 2): 397-416.

[3] Thabut G, Vinatier I, Stern JB. Primary graft failure following lunc transplantation: predictive factors of mortality [J]. Chest, 2002, 121 (6): 1736-1738.

[4] Hopkins PM, Aboyoun CL, Chhajed PN, et al.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1, 235 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ics in lung transplant recipients[J].

Heart Lung Transplant, 2002, 21 10): 1062-1067. [5] 陈静瑜,郑明峰,朱艳红,等. 肺移植治疗终末期肺病 18 例报告 [J].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, 2005, 26 10): 603-605.

[6] Zander DS, Baz MA, Visner GA, et al. Analysis of early deaths after

支持,在此鸣谢。)

isolated lung transplantation[J]. Chest, 2001, 12() 1): 225-232.

[7] Graven JL, the Toronto Lung Transplant Group. Postoperative organic

mental syndromes in lung transplant recipients [J]. J Heart Lung Transplant, 1990, 9 2): 129-132.

(2007-11-24 收稿 2008-01-08 修回) (本文编辑 孙东建)